

所谓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,全是为了吃喝。贵为天子的帝王家也不例外,嘴巴上的讲究以及因此产生的海量消费,尤令后人叹为观止。

皇家御厨也“坑爹”

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里有个情节,说韦小宝因救驾(太后)有功,擢升为五品衔的御膳房总管。后来翻拍的同名电视剧也大多坚持了原著说法,其实值得商榷。清代的御膳房一般由内务府总负责,并未单列御膳房总管这个职位,恐谈不上具体品级。

御膳房,顾名思义,是给帝王后妃们做饭的食堂,掌勺的俗称御厨。先秦时期,主管王室膳食的叫“膳夫”,御厨一词正式出现于唐代。清代养心殿御膳房的老大,叫庖长,一般设置两名,分领副庖长各一人,庖人27人,另有拜唐阿(领班)以下约200人,可能要分为白班夜班,上述诸人统称为“承应膳差”。韦小宝所担任的“御膳房总管”大约相当于庖长之一,并不真正下厨为康熙皇帝做饭,掌勺的应该是“庖人”。

皇帝节俭,御膳房却不敢怠慢

所谓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,全是为了吃喝。贵为天子的帝王家也不例外,嘴巴上的讲究以及因此产生的海量消费,尤令后人叹为观止。
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皇帝嘴巴馋,御厨们就得挖空心思去琢磨厨艺,各种豪奢精致的美食美饮由此不绝的诞生,既推动了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,也为御厨们“坑爹”衍生出不足为外人道的诸多猫腻。举几个例子说说。

汉文帝刘恒比较节俭,曾“亲耕籍田,以供粢盛”,也即是自己种植以满足食用,不需百姓“纳粮”。然而御厨们依然按月去内库支领皇帝膳食所需。大把大把地花钱,靡费有增无减,使文帝地

诏令如同一张废纸,有司却不敢追责。

隋高祖杨坚“常节俭,重民心。”生活俭朴,“平是饮食不过一荤,所乘,所穿,所住,极尽简陋。闻灾民无饭吃,流泪,而一年三月多不再吃荤”。一个荤菜,对皇帝来说,够节俭的了,可这“一个荤菜”到了御厨哪儿,跟杨坚的初衷已然大相径庭。每日每顿换花样不说,单说每个荤菜的采办,就高达“开皇五铢”近千钱,足够中产之户五口人一月的生活开销了。

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也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,要求御厨给他做一些清淡的膳食,如每餐一样主食外加两三个菜品即可。但御厨们哪敢怠慢皇帝的胃呀,奉诏是奉诏了,可花样却在不断的翻新。李世民也并未觉得奢侈,反而经常将这些美味分赐给文武百官,引为笼络之策。

采买肥差,由皇帝的宠幸和亲信充任

采办食材的活儿是个肥差,大多由皇帝宠幸的太监或亲信充任,未必轮得到御厨,但御厨从中分油水,又称“份例钱”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如清代道光皇帝喜欢吃冰糖肘子,内务府经常派人去市集采买,“上下皆有分项”(《清史稿》)。这个“上下”应该包括御厨的。试想一下,如果不是御厨调制出好滋味,皇帝怎么能百吃不厌?偶然的机会,道光皇帝听说他吃的冰糖肘子每次要50两银子,大吃一惊,从此吩咐御膳房,每年除了他生日那天以外,都不吃这个菜了。如此一来,御膳房上下也就少了一个赚外快的机会。

除了在食材采办方面“坑爹”之外,

御厨们还想方设法地增加名目与消耗,以配合采购员们大肆敛财,借以分赃。

豆腐、野菜,也要花费数千两银子烹任

朱元璋坐了江山后,尝尽宫中珍馐百味。一日,与马皇后忆苦思甜,念及贫贱时想吃豆腐而不得,叹息不已。马皇后贤淑,进言:“大明初立,民生凋敝,百废待兴,陛下当以节俭治天下”。朱元璋称:“善!”于是下诏:崇尚俭朴、禁止奢华,从朕做起,每饭一盘豆腐足矣。他还明谕后世也照此执行,使皇子皇孙们“知外间辛苦也”,这成为明朝自始至终的一条皇家规矩。

但御厨们又是如何烹制这盘豆腐的呢?清代吴骞《拜经楼诗话》里说了一个故事:明代京城官署中,翰林院是清水衙门,皇帝用膳后,穷酸的翰林们就向光禄寺讨要剩下的御膳,以解馋或曰改善一下生活。一天皇帝饭毕,一个年轻的翰林去晚了,只端回一盘豆腐,大为懊恼,放在桌上生闷气。一个积年的老翰林见了,十分高兴,“你不吃,在下就不客气啦。”说着端起豆腐,大快朵颐。你道真是豆腐?原来这洁白无瑕看似豆腐的东西,却是用几百、上千只鸟的脑髓做成的,但谁敢说它不是豆腐呢?

当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!御厨们为了捞钱,可谓挖空了心思,一盘几文钱的豆腐,到了御厨们这儿,食材一变换,没有数千两银子是做不成的。

御厨们这一“坑爹”不要紧,把大明江山很快给“坑”完了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知识集锦

流苏最早用在哪里

流苏是一种下垂的起装饰作用的穗子。晋代之前,流苏专用于古琴,装饰在古琴系弦线的小柱上。这种可以调节弦的松紧的小柱叫“轸”,因此流苏又称作古琴轸穗。至于流苏的颜色,有“道家崇玄色,释门尚姜黄,才子香红佳人绿”的说法。“流苏”的“苏”是指紫苏,取其开花芳香之意。以五彩盘线错结为同心,下垂如水流下,故称“流苏”。汉代起开始装饰车马,晋代以后也开始装饰帷帐。(据《今晚报》)

元宝来自元朝

正式把金银称作“元宝”,始于元代。不过,早在唐初开元通宝行世时,民间就有取其硕大、贵重之意,旋读为“开通元宝”的。元代呼金银钱为“元宝”,则是元朝之宝的意思,有着政治含义。“元宝”一词的正式使用是在元朝的银锭上,现在人们印象中的马蹄形元宝,则是明以后才出现的。(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)

故乡缘何称桑梓



“桑梓”被用来代称故乡,这一用法至迟在东汉时期就已形成,张衡《南都赋》即有句曰:“永世友孝,怀桑梓焉。”在古代,桑树和梓树与生活有着密切关系,人们常在房前屋后栽植,对父母先辈所栽植的桑树和梓树也往往心怀敬意,将它们视为灵木。并且,由于梓桑与墓葬的关系——墓地多依傍桑林,也常植梓树,棺木用梓,久而久之,桑梓成为祖先崇拜的物质符号,成为父母乡邦的特称。(据《今晚报》)

寻常本是度量单位

“寻”和“常”都是古代的度量单位。最早的度量方法是张开双臂,这个长度即称作一寻,一寻乃八尺。“倍寻谓之常。”也就是说,“常”是“寻”的两倍,即一丈六尺。因为“寻”、“常”是最普遍、经常使用的度量单位,“寻常”一词便引申为平常、普通的义项,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;同时又引申出经常、平时之义,如“岐王宅里寻常见,崔九堂前几度闻”。(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

晚清钦差大臣出差住“牛圈”



钦差大臣,手握尚方宝剑,肩负朝廷使命,地方官员和百姓见了他们战战兢兢……这些影视剧里的场面,已经在我们心目中形成固有的印象,真的如此吗?晚清有位叫何德刚的官员,曾经当过钦差大臣,去吉林办事,他在《春明梦录》里实录了此次经历,和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大相径庭。

首先是出行,别以为钦差大臣驾着高头大马,威风凛凛,何德刚自己交代:驿站的马根本就无法用,“驿马万不能骑也”,本来朝廷规定不能由地方提供交通工具,但是驿马无法用,总不至于走路

吧?最终还是得由地方提供马车。

还有每天的伙食补助,严格规定钦差不得向地方索取酒菜,然而,朝廷却只给钦差每天几个铜钱的补助而已,吃补助肯定填不饱肚子,那么,还是得由地方官提供酒席果腹,如果显示自己的清廉,拒绝吃,那么只好自己挨饿了,“却之便无所所得食”。

就这样还引起误会。地方官员说:我们为招待钦差,都破产了。钦差们则吐苦水说:我们经历寒暑,每天的两餐饭和一晚的住宿,想如意一点都不行,“备历寒暑,而每日之两餐一宿,欲求稍称人意,殊不易得”。何德刚对这些言辞都各打五十大板,但是轮到他当钦差大臣,就知道厉害了。

何德刚说,他一行32个人,去吉林,从天津坐船到辽宁营口,想着节省十二天路途,一到营口就碰上下雨,地湿泥泞,陆路根本没法通行。于是雇船走河道,船只穿行在芦苇丛中,“野虫横飞”,吃不到其他饭菜,顿顿吃鱼,腥得没法下口,只好熬白粥喝,加点盐菜打发日子。

这样走了八天,到奉天。当地迎接的排场挺大,“军队出接,结彩燃灯”,迎到公馆里。公馆还算干净,但饭菜的质量实在勉强,比在船上吃白粥盐菜好不了多少。军队一路护送去吉林,安全倒是没问题,但是这些部队一天到晚搞警戒,搞操练,扰人清梦,钦差困苦不堪言。

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东北驿站的设置不合理,此站与彼站之间,相隔距离不等。住宿的驿站又怎样呢?简直骇人听闻,《春明梦录》交代:卧室简直是“牛栏猪圈”,房子与房子之间,就用篾席隔开。供应的饭菜,都是隔日准备的,“绝无新鲜者”,结果大家吃得半饥半饱。

唯一指望的是,东北的人参皮货便宜,本想多买一点回去卖个高价赚点钱,但是考虑到回北京经过崇文门时要盘查,因此不敢多买。

何德刚交代的是不是晚清所有钦差大臣都遭遇过?不得而知,但这份记录对研究清代历史还是挺有价值的。(据大洋网)